

#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

□ 汪信砚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 一、明确否定马克思主义

不管有机马克思主义经过了怎样的学术包装,不管一些人怎样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辩护,也不管有机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有多少合理的因素和有启发意义的内容,稍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人都一眼就可以看出,就其基本理论立场而言,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明确否定马克思主义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创立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停止过它的发展。17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现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形式,它们在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点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尽管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也谈论“俄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仍然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定格于其所创立的19世纪、等同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或“经典马克思主义”,并从以下几个方面明确否定了这种“经典马克思主义”:一是断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已经过时。柯布在为克莱顿等人所著的《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所写的“序”中明确写道:“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都认为自己是科学的。然而,他们塑造自身的科学是‘现代’的科学。”在他看来,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的“现代科学”(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时所说的“现代科学”实即近代科学)的根本范式是机械论,而“在当代科学范式中,有机论正在替代机械论。马克思主义需要立足于当代的后现代科学,而不是立足于一种过时的现代科学”。克莱顿等人的言下之意,就是建立在机械论范式的“现代科学”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只可能有原子式思

维、非此即彼思维和还原论思维,而绝不可能有重视相互联系、重视系统和整体的有机观点和有机思维。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基础的否定是整个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基点,它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的分析判断的基点上。二是指责马克思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欧洲现代主义的错误假设。克莱顿等人认为,马克思是一位生活于工业时代早期的现代主义思想家,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工业马克思主义”,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现代主义假设中的许多观点,如决定论的历史观、相信工人阶级革命的自发性、把自然界仅仅视为阶级斗争的背景从而只关注人类自身而不关心非人类等等,而“现如今,这些特定的现代主义假设被广泛认为是不准确的、误导人的、不可取的”。三是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机械论世界观。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既然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的根本范式是机械论,那么,建立在这种科学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机械论世界观,它有两个根本错误: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强调规律和决定论,是一种“误置具体的谬误”,即误把抽象当具体。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只关注人类自身而不关心非人的自然界,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区分,体现的是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机械思维方式,它人为地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异化。

上述有机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是一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不仅根本不能成立,反倒表明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和极端无知。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的否定是背离常识的。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指责马克思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欧洲现代主义的错误假设也不符合实际。再次,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机械论世界观更是不值一驳。有机马克

思主义首先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然后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否定,这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和手法即使是在一些论敌之间的论战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 二、乔装假扮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明确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却又非常用心地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假扮马克思主义,是通过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来实现的。

按照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有机马克思主义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规定性: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重塑”。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并没有什么“生态特征”,自然界本身“并没有被充分纳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马克思并没有把对于非正义环境的关注,扩展到非人的自然界”,但资本主义与环境破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关联,而马克思又曾严厉地批判过资本主义,从这种非常间接的意义上来说,特别是如果“超越马克思对自己哲学的认识而来稍微拓展一下马克思的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视角还是可以具有某种兼容性,还是可以而且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生态重塑”。为此,克莱顿等人提出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四个一般原则,即“为了共同福祉”、“有机的生态思维”、“关注阶级不平等问题”和“长远的整体视野”。按照克莱顿等人的说法,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而且必须是生态哲学和环境哲学”。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之一是拒斥现代性或现代主义。在它看来,当代出现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虽然资本主义也难辞其咎,但现代性或现代主义是更为重要、更为深层的原因;现代性的最根本特征是机械论世界观,而强调规律和决定论、强调主客二元对立是这种机械论世界观的两个教条。“拒斥现代性,就是要开创一种独具特色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有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上批判现代性、批判现代主义假设,包括批判“不加修改地接受了”这种假设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再次,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过程思想或过程哲学的一种形式。有机马克思主义用以替代其所批判的现代机械论世界观的,是一种所谓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有机整体论世界观,即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所创立的过程哲学或有机哲学。

那么,有机马克思主义到底肯定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什么内容呢?柯布认为,以下一些东西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基本的”和不可放弃的:第一,研究和思想的目的是为了世界的福祉;第二,我们应该从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待福祉;第三,

在理解人类世界时,我们应该看看表面之下、公开规则的深层结构及其解释;第四,经济生活是至关重要的;第五,至少从文明兴起以来,强者在剥削弱者;第六,阶级分析非常重要,富于启发;第七,如果不能完全消灭剥削的话,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个大大减少剥削的文明。

从上述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可以看到,有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置换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它在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自觉地把自身建立在一种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之上;虽然有机马克思主义也包含着一些原本就内在于被它否定了的马克思主义之中的合理内容,如生态思维和对精神、文化作用的强调,但它并未承继或坚持任何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倒是糅杂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这些足以证明,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是有原则区别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是一位现代主义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着很多现代主义的错误假设,声称他们“开创”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拒斥现代性”,其必然的逻辑结论本来应该是坚决拒斥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却硬要说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和“新阐释”,明显是表里不一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中确实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溢美之词,因此,初看起来,人们还以为他们真的服膺于马克思主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在评论马克思主义时,基本上都是先抽象地肯定,然后再具体地否定。总之,有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口头上的、乔装打扮过的假马克思主义。

## 三、谋求替代马克思主义

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看,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既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也不真心信服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明确否定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乔装假扮马克思主义,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谋求用假扮的马克思主义替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像那些缺乏基本医学常识的庸医一样,先是煞有介事地“诊断”出马克思主义全身都是毛病和“缺陷”,然后不厌其烦地大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更新”“重塑”和“重建”的必要性。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修正和更新”,并没有真的“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大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更新”,实质上是要以有机马克思主义这种假扮的马克思主义替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过程哲学或有

机哲学既是世界观、方法论,也是价值观。建立在这种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纯理论旨趣的表达,它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改造方案。那么,如何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地实现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呢?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似乎在中国看到了机会和希望。对此,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作了说明。克莱顿等人认为:“以下正在同时发生的两件事,使得中国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走向的深入反思,一是转向生态文明概念。”关于前者,克莱顿等人说,中国传统智慧中蕴含着丰富的过程思想,它也强调整体主义,“过程哲学、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有着深层次的有机联系。所以,把它们三者相互融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确实是可能和可行的——不仅仅是作为一门抽象的哲学,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生态实践形式”。显然,克莱顿等人认为,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走向”。因此,柯布发出了这样的号召:“我希望中国的过程研究中心将大力支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有机马克思主义’。”关于后者,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今日中国的生态危机丝毫不遑多让资本主义国家,说明生态危机不是由制度原因造成的,中国生态危机的根源乃在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而随着生态危机在中国的快速蔓延,上至国家领导,下到普遍民众,正在逐渐把建设生态文明视为迫切需要的优先任务,因此,只要人们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中国是当代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

对于在中国实现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显得相当自信,而其根据就在于中国有众多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们认为,一方面,过程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远远快于它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20多个致力于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的研究中心已经在中国多所大学建立,因此,“当今中国是过程思想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生长的沃土”;另一方面,“一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把过程哲学视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克莱顿等人说:“我们相信,中国会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新的理解,那就是,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后现代维度,对此,中国已做好了准备。”柯布在推介《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时也说:“与在美国相比,本书将更容易在中国获得倾听和共鸣。中国现在不再拘泥于任何旧式的马克思主义,以往的痛苦经历使中国意识到了拘泥于旧式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所在。但中国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本身。本书所呼吁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正

在以一种零散的方式被中国所考虑。如果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可能采取的形式,将会直接有助于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当前讨论。理解并采纳这里提供的建议,将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将会对世界具有历史性意义。”看来,在如何在中国实现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是深谙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的。

尽管在否定和批评马克思主义时,有机马克思主义策略性地把矛头主要对准“经典马克思主义”,但要论证在中国实现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必然无法回避如何理解和对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对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心知肚明,并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比较隐晦的贬抑态度。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和谋求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无疑也包括替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来,有机马克思主义俨然就成为当代世界唯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唯一“真正有用”的“马克思主义”了。一些中国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则强调“青睐中国文化”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甚至认为柯布所谓的“中国是当代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明确表达了一种“亲中立场”。其实,从前面的分析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柯布的话所“明确表达”的并不是什么“亲中立场”,它不过是对中国及其传统文化的捧杀,同时也是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推介语和广告词。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懂得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是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提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立足于中国的当代现实并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谋求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替代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愿望注定会落空,企盼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柯布及其他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者和追随者也注定会失望。

■ 《西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约10000字